



#1 迷画系列-瘦透露 布面油画 岳敏君
#2 书法系列-5 布上油画 岳敏君

是什么让我如此与众不同

What Makes Me so Different?

冀少峰 Ji Shaofeng

在这组作品中，我选择了十位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家：潘天寿，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吴昌硕，黄宾虹，李可染，关山月，林风眠，用他们的名字组成了十幅各自独立的迷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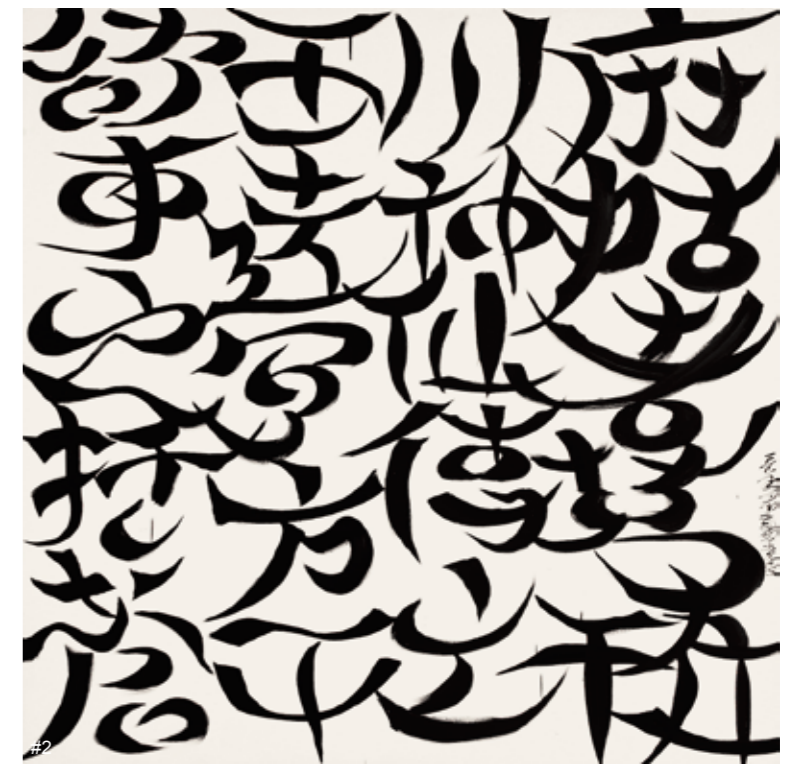
迷宫中绘制了众多传统艺术图式，可以看出中国传统艺术的强烈图式性。一方面这些图式符号形成了强大的气场，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在这些迷宫般的图式符号中，他们迷茫，思考和无奈。另一方面，这十位艺术家的相互影响和借鉴，使得他们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中，在自我的迷宫中痛苦地挣扎。

迷宫是一个大的空间框架，由众多相对独立、各不相同的小空间组成。从一个空间进入另一个空间时，对我来说，就是进入了你的空间。对你而言，却是进入了我的空间。看似有一定转换，但实际上是一种转换中的无转换。它更像是囚徒的困境，找不到答案。

——岳敏君《自述》

最近的《迷宫》系列，则以一种寓言式的非比寻常的手法，着意突出一种象征性的表达，甚至带有某种色彩的戏剧性效果。据岳敏君讲，《迷宫》系列是根据儿童玩的一种游戏创作。《迷宫》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生疏感和不同以往的视觉欣赏习惯，如果按照《迷宫》所指的路线去寻找恐怖分子拉登是永远找不到的，因为拉登本不在画面里，《迷宫》只是在提示一个在寻找拉登的行为里，恐怖主义与国际社会政治格局的变化，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化视野的问题却在儿童的一种弱智游戏中被轻松地演绎出来。这也似乎吻合我们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中，我们一边在“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在“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这种感觉，在《迷宫》困惑的感觉中，以游戏化的方式给这些严肃而又神圣的主题开了一个玩笑，严肃与深刻被消解的无影无踪。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在迷茫；未来模糊不清，成年人给儿童做迷宫游戏，其实他们自己对很多东西也思考不清楚。自“寻找恐怖主义”之后，他又继续向艺术的纵深处挖掘，不断强化对

艺术本质的再认识，由《迷宫》而引发出一系列与《迷宫》有关的作品，《寻找艺术》、《寻找中国艺术》、《给马可波罗的礼物》等，真可谓异想天开。在2007年于北京公社的“寻找艺术”的展览上，整个展厅除了墙上的一幅油画《寻找艺术》及另一面墙上不断切换的“寻找艺术”系列视频外，大的展厅空无一物，因为空无一物也给人一种无边无际的力量，一切犹如极简的风格再现。而在迷宫中的寻找，人们不难发现近二三十年的当代艺术名作历历在目，既有泰特美术馆的大蜘蛛和达明安·赫斯特的动物骨骼，也有杰夫·昆斯的艳俗雕塑，吉尔伯特·乔治也名列其中，查普曼兄弟的标志性符号也让人们清晰地辨识到。而中国当代艺术的风云人物方力钧的《光头》、张晓刚的《大家庭》、王广义的《大批判》、隋建国的《恐龙》也隐匿在其中不同的空间里，稍有艺术史背景的观众也许在极力寻找：什么最能代表今天的艺术？谁又是今天最有影响的艺术家？中国当代艺术又是一个怎样的景观等，但这些线性思考似乎又和岳敏君的思考产生着一种背离，因为岳敏君的真实企图是“想做





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 布上油画 岳敏君

一些无意义的作品，没有意义；把意义去掉，不用阐释什么东西，这样也许会在视觉和很多方面能够打开一个创作的空间……（《寻找艺术：岳敏君×冷林对话，北京公社》）他希冀让观众和整个社会所成的知识结构与艺术家、策展人所呈现出来的知识结构来一个大碰撞，在碰撞的过程中也许能激发出思想的火花，产生一种新的观察事物的角度，而碰撞的结果，人们也愈来愈发现了变革中的中国，变革中的社会及由于深刻的社会变化而带来非比寻常的文化体验，而文化入侵又显然成为了一种不争的事实。在《寻找中国艺术》中，通过对传统的中国水墨元素的挪用，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中国元素在岳敏君的《迷宫》中又生发出新的意义。郑板桥的竹子是否还是那“听得民间疾苦声”的竹子？也可以看到“墨点无多泪点多”的八大，亦可搜寻到“手挥五弦易，目送飞鸿难”的画龙点睛，还有散怀抱 情养性的修身持志。黄的富贵，徐熙的野逸，寄寓着无数文人骚客的文化理想的太湖石，有国宝之称的大熊猫，鹤发童颜的老 牧童遥指杏花村的美景，散泊泊、荒寒孤寂的山水，在 论与错位间进行着超时空的文化转译，中国元素的多义、互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再思考。什么是中国艺术的精神？什么是中国艺术的核心价值观？传统的文化是否在当代进行了有效地转换？束缚我们思维和心智的传统因素还能维系多久？岳敏君并未满足这种针对局部问题和国内问题的思考，因为他的思考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带有强烈的国际主义视角，在2009年的“给马可·波罗的礼物：第53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特

别机构邀请展”上，他又一次续写了《迷宫》系列的传奇。岳敏君选取了10位近现代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家：潘天寿、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吴昌硕、黄宾虹、李可染、关山月、林风眠，并用他们的名字组成了10幅各自独立的迷宫，圆形的边框，带有中国式的“天圆地方”的理念，而传统元素符号的交错、并置又把人们引向了一种思考的状态，但思考是迷茫的，结局也是令人无奈的，每位艺术家都沉浸在自我营构的狭小的艺术世界里，而对自身之外的社会变迁与艺术风格的变化则是充耳不闻和视而不见，而封闭带来的困惑与痛苦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正是那个时代人们的一种生存写照，也是那个时代社会变迁的一个明证。而相互缠绕，剪不断理还乱的迷宫又束缚着每位艺术家的激情与想象。（节选）

元素 Element

崔 闻 Cui Xiuwen

一、我理解的“景像”

自然界中存在的一切肉眼可看见的东西都可称为“景”，“像”是用某种方式呈现出来，所以“景像”这个词汇常常被用在影视及艺术作品中。

“像”承载着艺术家的思考及独特表达事物的视角及风格、方式。

二、我个人对人类、景像、宇宙关系的思考

“景像”是联结人类和宇宙关系的一个媒介，人们通过“景像”这个媒介来发现这个世界及宇宙的神秘的未知空间，人类肉眼所能看到的能看到的物质形态只占宇宙的4%，宇宙中96%都是以暗物质的方式存在，只是至今我们人类的只会并没有发现的能力。艺术、科学等都试图在精神领域及物质和暗物质领域探索更大的未知空间的可能性，来尽量多地呈现这个世界的本相，让人类与宇宙同在。

三、“景像”参展作品的构思

1、在视觉上用极微观的方式（属于自己特有的视觉呈现风格）观察并表现事物。

2、明确定位所要表现的载体和媒介。如线、纸等日常常用物品，通过拍摄并观念地呈现，主动、观念性地模糊物质本身属性和功能，让线、纸只是成为艺术家思考的载体，而非呈现线、纸本身的功能、属性及视觉价值属性，并呈现某种不确定性与宇宙空间的关系。

3、呈现自己对宇宙中存在的物质形态的观察和思考，并用观念图片的方式呈现。

4、无论拍什么，被摄物只是载体而已，是联结人和宇宙关系的载体，最终要呈现的是艺术家的思考，即人和宇宙的关系及对这个关系形态的思考深度——人除了站在地球上，在宇宙中和地球之间及外星球之间处于什么位置（在意念上），人类的思维到底能走多远，如何用艺术的方式呈现……

崔 闻：我们走在路上，却离道很远！

崔 闻 李裕君

李裕君(以下简称“李”)：您最早是从事油画方面的创作，那个时候您创作的主题和思考是怎样的？

崔 闻(以下简称“崔”)：早期创作我对问题的思考更多是来自于直觉和生理上的反应。后来我总结自己的艺术创作，大概分这样三个阶段：早期油画基本上是直觉和生理层面的思考，中间图片创作阶段以及几个录像作品是心理层面的思考，到《真空妙有》系列、《神域》、《自性》这一部分作品，基本上进到了精神空间来思考问题。

李：和影像作品相比较来说，除了这些表现方式上有一些不同观念的表达上也会有一些不同吗？图片作品中的传统元素和你的影像作品采用的另外一种，两者之间是有形式上的不同，但是表达观念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崔：这也是一个好问题，所以我在看你们文案的时候，我觉得好多问题问得都很好，因为创作的时候，油画、图片和影像都是我的表达形式，但是它是三个不同的空间通道，是我差不多十几、二十年的创作历程，我自己一点一点觉悟、总结，发现这三个空间通道对于我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是不交汇的，但是又有一个像根一样的东西，它是一个原动力，可能这个树根是我的原动力，我的思考的原动力，树根向下的时候是散开不同方向，扎到土地里，扎到我的思考空间，上来是形成一个“干”，这个“干”就是我存在的一个形式，你们看到的我，不是我的作品，之后所有的作品是树枝，所有的作品的形态比如这个枝是油画，这个枝是影像，这个枝是照片，它是这样的关系。

李：你通过这样一个树型结构图来说明问题，从最根部得到东西，在您自身的思考和觉悟中，最后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表现。所以刚才说的观念上的东西，其实在观念上来说，不管是不是相同，都是属于您自身不同的观念形态表达。您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作品曾多次参加过国内外各种实验艺术和对新艺术探索性的展览，比如：04、05、06年连续在美国和英国的“过去与未来之间——来自中国的新摄影、新图片及影片”展览、2010年“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等，您对这次“景像2012——中国新艺术”展有怎样的理解和解读？

崔：其实“景像”就跟我刚才说您看到的一个树干、一个树叶，枝繁叶茂，我们看到的都叫景，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东西叫像，我觉得对“景像”我是这样理解的。但是这个“像”从哪儿来？是从这个树根来的。用我自己的视角和表现风格发现一些别人没发现的一个领域的景像，把它呈现出来，并且能够触动人的思考，这里边可能附带了我对时间的思考，我对空间的思考，和我对人类未来性的思考，我希望能在我的作品里边呈现出来。

李：您此次参加“景像2012——中国新艺术”展的作品在方案的实施上有什么的新思考？与展览的主题有哪些方面的共性？

崔：我觉得我的作品包含了“景像”所阐释的内涵。我们的思考空间是